

第十三回 大恩人報說彩樓 奇女子運籌帷幄

話說李建良打聽張相府有一件奇事，朱能便問：「何事？」

答道：「宰相張居正有一小姐，在彩樓招親，已經出論，定期明年正月上元午時拋球擇婿。」朱能道：「不知這位小姐才貌如何？」答道：「聞人傳說，貌比鮮花。若論才學，不獨世間所無，更屬古今少有。因他幫助父親運籌帷幄，平服倭人。所有奇謀妙策，盡是小姐功勞。」朱能道：「既然有此美事，有志者不妨去走一遭。」原來這位小姐非他人，就是當日投水的素娟。

只因素娟當日投水時，在江中飄蕩，耳邊似聞有人說道：「貴人有難，我們速宜救護。」於是身隨浪湧，湧至江心掛在一隻大船舵上。這船係大學士張居正奉旨回京的官船。是時張居正在船中打坐，聞舟人拾得水中被溺女子，氣息奄奄。張居正急命灌救，須臾救醒。丫環把衣服與她穿換，引她到艙中叩謝相爺。素娟便問：「這位相爺是誰？」家人答道：「係當朝宰相張居正太師。快些上前叩謝。」素娟行至跟前下跪，張居正問道：「你這女子青春年少，有何冤苦將身投水，抑或偶然失足被溺？」素娟便把前情逐一訴出並問：「大人因甚到此得救殘生？」張居正道：「本宦告假回鄉，近因倭寇侵犯中原，奉旨回京策敵。在中途聞得賊入山東，欲移舟先往濟南商量軍機大事。路經至此，舟人把你救醒的。據你說來，是受屈含冤的，待我差人帶你回家如何？」答道：「目下父親不在家中，我若回家必再受奸人所害。求大人設處。」張居正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帶你回朝，自然與你伸冤就是了。」素娟叩頭謝恩。張居正吩咐丫環好生服事黃姑娘。隨命家人解纜行船，向濟南府進發。是時濟南有倭寇之亂，倭人即係日本國，在東南大海中，中有一島叫做倭島，有一王佔據，附近十八州地方盡屬倭王統管。其國風俗與中華不同，凡有職位的貴人，俱雕刻身面，用各顏色涂染班痕。婦女牙齒用藥染黑，衣服無縫摺，儼然單被開心。將頭穿出，一般形狀半似雪衣，半似袈裟，與人行禮，但把手相搏當作拜跪自古以來，朝貢中國，自稱大王，常與中國貿易。萬曆年間，倭王俺達自恃強盛不來朝貢，朝廷命欽差趙全為大行人，周元為副使，帶領騎尉二十人到他國中催貢，誰知趙週二人是個叛逆之臣，出京之日早攜家眷，逃遁去到日本國，見倭王十分厚待，遂投降了日本國，並騎尉二十人永不回朝。趙全反教唆倭王興兵入寇，殘州破縣，生民塗炭。倭王俺達統兵十萬屯紮青州，命王孫哪咭領兵二萬攻打濟南，被官兵殺得大敗。把哪咭困在土山之上。參謀阿力哥勸哪咭投順中國，山東總督王崇古准他歸降，即欲奏聞朝廷。巡撫方金湖道：「不可。現今倭王大兵未退，此事恐有變更，萬一不善調停，恐獲罪不淺。聞得張太師奉旨回京，不日經過此地，問他如何設處，然後奏聞方為上策。」王崇古道：「大人高見不差。」即命人打聽張太師消息。不數日聞報，張居正到來。於是大小官員出城迎接，張居正遂帶素娟在公館住下。次日王崇古請張居正飲下馬宴。張居正飲罷回來坐下。素娟道：「聞眾家人說倭寇攻城，官兵把他王孫拿下，不知官員將他如何處置？」張居正道：「只因朝內奸臣趙全及周元等投降他國，遂引倭王興兵入寇。倭王俺達之孫哪咭兵敗投降。聞得倭王不日舉大兵到來索取哪咭。人心惶惑不定，文武官員約明日齊到撫台衙門，商議處置哪咭的計策。」素娟道：「近來倭寇稱強屢犯中原，今日幸得哪咭在我國中作為當敵，此事十分關係，若要制伏倭人，盡在這一次了。」張居正道：「倘倭王舉兵到來索取哪咭，將若之何？」素娟道：「眾官怕俺達兵臨城下，定要索取哪咭回國。」

在我愚見，正要他著急求贖但恐他拚丟棄王孫不顧，任殺任烹總不來取，則我國留住哪咭毫無所用。縱然將他碎剮，枉與倭人結下難解的深仇，殊屬無益。若得他舉兵前來索取哪咭，這個緊要當是敵我國有益的。但要教督撫示諭各關將士，緊守城池，水陸營泛，用心防禦，以待他來。又令城廂內外及附近居民早日搬遷，免被他搶劫又宜差一個善言語的使者去到俺達營中，將好言好語安住他心。他若肯稱臣入貢，或肯將我國投降的叛臣趙全等斬首級來獻，當天監誓，自後不敢侵犯邊疆。

然後將此情節奏聞皇上，請旨用優禮送哪咭歸國。」張居正道：「倘若倭王親提大兵逼近城池，又不焚槍百姓，又不明言索取哪咭，只管日日罵戰，在你話該與他戰不戰呢？」素娟道：「他若如此行為，官兵與他交戰必然中計。」張居正道：「這是甚麼計？」素娟道：「必係我國叛臣趙全等教他設計誘，想生擒我國上將，做個當敵得來與哪咭想替換。必須提防他出我不意攻我無備，於祈緊守營寨，切勿輕易與他交戰，縱然他露出可攻可破的破綻出來與我看，都不可命將出馬，免中他詭計。」

務要多讓人走入，時時窺探他虛實。或在山林隱密之地多插旗幟作為疑兵，合他心中惶惑不定，然後暗調精兵從私路奔出，搗他巢穴，燒他糧道，使他糧草不敷，又野無搶掠，不出十日，他軍中必然絕食，勢窮力盡，自然逃走，何必殺兵斬將乃為功勞。」張公聽他言語，不知心中合與不合，且聽下回分解。